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五

芸隱橫舟稿一卷　舊抄本

宋施樞知言撰

自序曰樞丙申冬趍浙漕舟官戍小艇泊崇新門外傍河依柳髣髴家居剞劂之餘時作一二解殊自適丁酉鬱攸挻變場地焦土轉徙不常修繕御前諸營投身竹木瓦礫中奔走不暇及

涉筆氷嘆塵埃益甚經年僅得十餘篇非曰志之勢也戊戌秋捧檄東越鑿石障江因登蓬萊挹秦望探禹穴訪蘭亭上會稽中峯謁陽明洞天山川之秀陶鎔胸次刪驗一聯自謂可意故所得最多亥春旅莫董築江隄清事始盡廢矣暮觀銀濤萬叠瞬息去來翠山數點空蒙呈露非不足以發雅思而動雄心而無一語及之者亦勢也歲晚竭岸成楄秋適滿哀集舊作其百二十題先正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與楄官業偶同遂命曰橫舟藁嘉慶庚子元日楄

書

鮑氏手跋云宋刻此序每行十八格上空二格一行十六字系横舟自書最爲精雅惜末勾莖耳

皇荂曲一卷 舊抄本

宋臨江鄧林性之撰

此五十詩老抜所謂淘鍊銀耶古如洞庭樂其思幽律如嶰谷箭其和宜絕如喬木嚶其音活非分調名曲耶性之云擊壤曲也扣角曲也一性情也暢爲心曲發爲歌曲曲而不屈曲之眞

曲能有成曲之神神難言真在人何惡乎曲云曰曲義則美皇拳下里請奏曲終雅而易名以大聲性之不嚌滴祐辛亥臘小山蕭參來書

端隱吟葉一卷舊抄本

宋長樂林尚仁洞叟撰

七閩山川奇秀行建劍以南溪流盆駃傑峯峻崖挺挺峭立渟涵鍾結發為人物皆瓌偉俊明抱負之美至不滅中州故擔簦負笈來試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詩書之澤而仕於朝為天子侍從親近之臣出牧大藩持節

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稱七閩吾福又七閩之盛也古爲長樂郡縣因以名有林君尚仁者一日以詩來謁讀其詩識其爲人也揖之進使之坐與之上下議論旨纚纚可聽知其深乎詩而非苟於作者也因請定交越數日林君又出數則以示讀之矍然而喜因請見全稾林君曰余平生苦於吟所得亦不少矣然微不合我意則裂去惟恐緩今存者無幾何公有命其奚敢辭又數日林君攜短編以過兒之愕然而驚離席而起執其手謂林君

曰予腸腑間豈皆錦繡耶不然何其言之多美也嗚呼吾知之矣予生於山川奇秀之區而家於文物衣冠最盛之地呼吸其所謂瓌偉俊明之氣而來西湖之上漱濯於清泠之濱以發其胸中所有者吾聞昔孤山行和靖翁高風退節槩槩可尚君豈其耳孫乎盍嘗登玆山而問乃翁舊游今其朝煙莫雲冉冉滿山而昔所謂蒼童白鶴尚無恙乎老梅玉立如故不知暗香疏影之句尚可得而聞乎千百載之下誦其詩如見其人余慕翁未嘗忘也予行山中久矣揖風

明月之夕或一遇之翁必有以授予矣因宜詩之多美言也嗟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詩爲難工昔余率然而作今退然而悔者多矣林君益務勉之使余屢見而屢驚焉則夫所以期林君者不止此林君字潤叟自號端隱其爲詩專以姚合賈島爲法而精妥深潤則過之每來對余言切切然惟憂其詩之不行於世而貧賤困苦莫之憂也觀其志蓋知所尚矣余誠懼乎世之知林君者未能衆故樂爲序其詩而表出之後有知林君必自此詩始淳祐歲辛亥小至日陳

必復書于封禺山中

梅花衲一卷 舊抄本

【宋】荷澤李龔集句

荷澤李君寄示梅花衲余讀之若武陵漁人誤入桃源但見深紅淺紅後先相映雖有奇花異卉間廁其間莫能辨其孰彼孰此也紹熙間余尉江陰有李紡伯鯉者貫余鄉人年七十餘客授方山觀示余梅花集句百首其所取用上及晉宋下止蘇門諸君子雖句句可攷而意或牽強如兩服兩驂用生馬駒費盡御者力終難安

帖今李君所取下及於近時諸作猶㦗冢尊閒雜以一二瓶罍雖雅俗不同然適用可喜也況後視今未必不如今視昔耶余故喜爲之書丁亥春丹陽劉宰

寶慶丁亥余留句曲嘗錄寄漫塘劉平國今十五年矣憲事人屢囑板出或者欲易爲天機雲錦余曰此集實如野僧敗襖將新捺舊折東補西元無一片完物非衲而何是名豈可易也客曰唯傳而見者豈不直一笑淳祐二年壬寅二月八日李龏書

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刊行

蒙川先生遺稿四卷　舊抄本

宋劉黼撰　山中劉應奎校正後學阮存存耕編次

先伯氏蒙川先生少有志操刻勵清苦以成其學而惟孝惟忠雖流離顛沛中亦未嘗忘於言其立身大節雖投齒無愧作也生無他嗜好惟殫精畢思於文字間凡所著述與諫坡奏牘薇垣制稿經帷納獻若干卷悉以自隨今皆散落

不復見矣可哀也耶若夫廬室爲燬孝而讀書
之朝陽閣巋然於蒼松翠竹間亦天也耶嘻而
爲謁記求當代之鴻師碩儒晨星稀矣惟息堂
先生鄭公又赴蒲輪之召應奎　有請焉迺蒙
念同年之舊思獻納之暇撫其實而　炳
如也耶每追念先生不無遺憾於
　得之斷簡殘篇或得之朋友記識若
詩　裒聚僅十卷爲蒙川先生遺稿以應奎
年力就衰朝露行稀何能廣索冥搜姑鋟之梓
以示若子若孫而朝陽閣記雖已刻于閣之楣

矣今併入十卷之首夫文載道者也文雖不能盡得苟能僅存則道亦與之俱存庶乎不與龍門草木俱腐焉爾大德歲上元日弟應奎端拜謹書

北磵文集十卷 趙谷林校抄本 吳尺鳧舊藏

釋居簡撰

慶元初余始入太學於時偽學之禁嚴臺官胡紘司業高文虎表裏為爪牙搏噬無虛日學校諸生語言小異輒坐偽罪不以聽予浮沉其間日以短氣遇休沐率一游南北山得士於北磵

相羊林泉吟弄風月足以消遣世慮然予學乎
泗水北磵學乎靈山予固不以及彼彼亦不予
及也居數年北磵出天台爲導師而予更憂患
歷兵間自荆楚浮江漢以歸至東海上則南北
山無復相誰何矣予時以特荐補官不受擢第
太常寓輦轂下北磵以尺書相勞苦寄新詩啟
予出語益峻偉予既歸江西與盱江刺史言北
磵于今爲偉士刺史走書邀北磵以磨僧紹隆
所開山處之北磵高臥不肯起既而江東部使
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肯起今年予歸

自嶺表北礀游華亭知予入長安觴小舟看余於清河坊客舍握手道契闊十三年如一日也讀其文宗緒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爲一人不能當也雖然北礀無學之宗也文於何有見之文者似焉而已矣北礀于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其名居簡其字敬叟其生潼川爲北礀之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礀云嘉定丁丑十月望日盱江張自明誠子敘

吳氏手跋曰抄北礀集三册均有脫誤而佗佗

妬婉之謬惟此冊最夥以朱墨圖乙之幾成紅
勒帛矣乙巳三伏日欒城谷林意林揮汗校
北磵文集十卷　舊抄本　汪啟淑舊藏
宋釋居簡撰
張自明序
字溪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陽枋撰
勿齋集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楊至質撰
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十卷　抄本

宋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松垣幸元龍震父著

幸鳴鶴序　萬歷丙辰

雪坡姚舍人文集五十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從子國學生龍起編次

寶祐元年歲在癸丑上臨軒賜進士第予與姚成一適相後先聯鑣入期集所一見傾蓋權若生平握手論心知其慷慨有大志越明年予遊清江碧嶂間距瑞陽三舍竹輿山行入竟問俗知其倜儻有義氣爾后淯北江東末繇再晤四方傳誦累疏囊封憤世嫉邪排奸指佞又知磊

磊落落有奇節夫以成一之志與氣節嗇乎百世上下而官儤校黄本書備青宮案年僅四十有六遽修文白玉樓騎鯨白雲鄉去豈不可悲也夫不幸之幸成一有從子龍起得隧天子之學有一子元夫已受天子之命振家聲而接文脈不在兹乎龍起彙編成一文稿九十卷予讀之悲不自勝烏乎此特成一之文而已其志與氣節固自有不特生而存不隨死而止者昔龍川陳同父亦癸丑掄魁也嘗伏闕三上書孝廟覽之驚異俾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晚得一

第未及大用而殁又嘗自作長短句四卷酒酣浩歌一章楓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抑亦可悲也夫時東萊呂成公退居金華同父數造焉成公深期之曰未可以爲世不能用虎帥以　誰敢犯予予於成公何能爲役而所以深期成一與成公同撫遺編而欷歔悼吾黨之零落敢以期成一者期其子若婿焉淳熙五年夏六月卅予古諸交及翁君于道山堂之酉舍姚成一瑞之奇氣也未可專以文章論也予癸丑夏自吳興入館時成一初第見其文如長江

大河一瀉千里每與友朋相語必曰姚成一之文章不易及也越數年相會于館中見其持身之介立論之壯負氣之英且屢挫而不餒又知成一之所以為成一者同館之士其知成一者莫如予而知予者亦莫如成一也未幾成以罪去越三年予起家承乏于瑞則成一已下世矣其族子起龍刊其平生所為文屬予序予曰成一之操守議論氣概欲為天下國家興事立業者也豈文章而已乎天奪之早而僅以文章傳後惜也景定癸亥秋八月四日蛟峰方逢辰序

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　明張元諭刊本

宋文天祥撰

羅洪先序　嘉靖三十九年

文山先生全集十八卷　明鄢懋卿刊本

宋文天祥撰

鄢懋卿序　嘉靖三十八年

敖銑序　嘉靖壬子

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文山指南錄二卷吟嘯集一卷附錄一卷指南後錄二卷傳一卷　元刊本

宋文天祥撰　傳許有壬劉岳申撰

新刻指南錄四卷 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文天祥撰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迺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皋于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成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于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 駐高亭山距脩門三十里是日

即引董參政以兵屯椎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 前後失信 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

吾國　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北知賈國非予所
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
堂家鉉翁劉岊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
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
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卽引決又
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
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候間還軍苦
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
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眞州翻
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

淮閫合兵復興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趣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閫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衛犯萬萬死道途若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

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

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閩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已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屩以從竄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之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

自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脩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搢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

出會使輈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搆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失信數

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

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眞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

酋當死罵　　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抉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　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眞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州楊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庄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

陵如高沙常恐無葬死道海安如臯凡三百里
北與冦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
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
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
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又何
如哉予在患難　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
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
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
卷脫京口趨眞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
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

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爲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于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爲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爲前驅雪九廟之耻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親君親

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邱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 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案此宋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凡涉宋帝皆空格遇北陷北兵呂師孟文天祥等字皆挖空當是景炎元年宋未亡時所刻入元後將版挖改空耳

新刊重訂謝先生疊山文集五卷 明刊本

宋謝枋得撰

王守文序 嘉靖乙卯

本堂先生文集九十六卷 舊抄本

宋陳著撰 曾孫陳照編次

張忠定公有言吾榜得人最多嘗疑其言之誇靜觀世運歷數人物抗節不屈忠血凝碧泣抱龍髯下從彭咸累書辭聘絶粒而逝凡此皆丙辰榜中人也本堂陳公挾其耿介之氣發于雄深之文辭耿獨立皓首不變則亦吾丙辰同年進士也忠定之言豈不信乎公自爲舉子時文聲獵獵曰起諸公爭致之授簡客右研墨盾鼻出語往往驚其坐人時方向嶄儼楙誦伊周擬

方孔孟上之人受之亦不辭公下筆一掃諛風
莫不根于理而趨于古抽黃對白之習爲少變
時宰用事以策試士公實恭之文衡於古人唯
唯中得一謗士痛陳厭諱人言消沮士風寵信
吏胥壞朝廷紀綱十數事公特白其長宜寘前
列以稱德祐求言之詔聞者爲惡縮而掩抑之
公作詩道其屈每對人言氣拂膺未幾國事非
矣余老陽羨公之子深來山中以示遺藁若干
卷讀之使人激發而不能不使人嘆恨也公之
文宜爲誥只用之書檄牋啟宜被金石徒見之

深山窮林佛老之廬天不使和其聲鳴國家之盛而俛仰古今感觸風景以抒其黍離麥秀之悲公亦豈料文之窮至此哉若夫挽王少保之辭弔唐饒州之文誅權奸于九泉表忠義于千古蓋有關於世道之大者非徒文也余老矣因念于佛經中多墜鬼錄余後死尚護視公之文可掛名其間同壽也斯文之脈不絕如縷未知後之視今何如與吾人同一慨矣時至大戊申仲夏既望丙辰榜下士荆溪蔣若書跋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三山林希逸著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鬳齋林先生之自玉堂翠帷求奉太夫人出臨莆郡也實淳祐戊申後村先師時方辭宗正少卿之召先生以魏國年高就畀憲節郎家建臺一時麾節照映之盛眞有壺山之所未有賓僚乎其間者蓋莫不入自磨濯奮勵求以所講習所蘊蓄所設施而以學文於文章於政事有可以表表自見者變下之音囊中之穎夫又孰無是心哉慨而臺與郡各以郡之法曹掾爲擧首掾則同之再從兄之敬也莆於七閩爲軍壘子

敬於郡幙爲底僚一旦擢出膺上受國士之知於二先生是所謂空羣於冀北拔尤於河陽者其榮且耀固萬萬而如是臯臺稱表已具其中以親嫌爲疑雖重之魏國之命有不能自決惟一聞守侯合葬之說乃定此造就之仁終始之誼子敬於慮齋不無重惓惓焉後村第一集六十卷之行也亦子敬劝程督其間前五十卷則慮齋在郡時以郡例委資其費及易鎮延平適守王公實緒成之今後十卷求有子敬監雕名銜在焉可考也故子敬於欲以自表其惓惓焉

者則亦惟於虙齋之若詩與文思所以淑後學

詔來世如虙齋之於後村焉且可與後村諸集

相爲不朽于穹壤之閒是固子敬之心也而素

食貧多家居願有莫之遂志亦莫之渝其於前

集後集之行亦惟知於顔楊二君致其歡喜讚

嘆焉爾歸自括家食又且十年及通守三陽咸

湻戊辰秋抵官下將一考以書爲同言吾此來

得綰郡紱薄有俸入節縮裘飪銖積寸累或有

可以足吾生平未足之志者願以虙齋集爲先

子其爲我請續集于先生而行之且毋以憚煩

辭同敬諾於是儷齋方卷退處之懷袖觀之手
其年秋九月上擢儷齋長仙蓬侍緝熙明年春
再入禁林掌詞翰蓋是癸亥東歸一閱七期矣
舊詞臣貢學士有不惟一堂之上明良會於
所都命者則然下而九州四海人士亦孰不曰
是當行鋪席也是我家舊物也顧非斯文之一
泰吾道之一貫乎儷齋屢辭不獲命趨行之詔
聯翩而下行有日至是而續集之入梓者爲卷
二十矣昔人懷一飯之感捐千金之報以情不
以物以誼不爲利也況舉之入雲嘘之上天乎

寂寂誰從翟廷尉滔滔去事霍將軍此後付所以爲世道感也此同爲子徵別廬齋續集三十卷爲一集之意也廬齋前集亦六十卷續集宜視前繼自今賡殿閣之吟陪禮履之咨雲霧裁翦日月獻納必且至手手抄而腕脫者當揭爲又續集以遂子徵兄之志云是年爲庚午春爲正月元夕前一日石塘林同謹書

林屋山人漫藁一卷 舊抄本

宋俞琰撰

耕祿藁一卷 宋刊本

宋括蒼胡錡國器撰

自序曰以文爲戲曰子虛曰亡是曰毛穎曰革華曰黄甘陸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學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諸知白石虛中竹媛之類作爲制誥矣錡牛衣子也歌豳頌收之餘竊有取農田之所殖農器之所修其爲晝前之大務輒緝農書爲詔爲制誥爲表凡二十五篇名之曰耕祿稾不謂文也姑亦擊土鼓樂田畯爾

海瓊白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文集二卷 明刊本

宋白玉蟾撰

前有事實 宋彭耜撰

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諸人及我朝蘇明允父子皆古今號能文辭者至其自述學業之艱辛苦萬狀或三年成一賦或足跡遍天下或謂不敢以輕心掉之矜氣作之或謂含英咀華佶屈聱牙手不停於六藝之文或謂吾年二十有七始克務學又經歷幾載而後學成杜子美詩人巨擘胸中自有國子監後人得其殘編斷藁率一字半句朝竄暮改不少　李太白最號豪雋猶橫經籍史制作不倦三十成文章長吉至嘔出心肝乃止前輩雖大手筆要不可

以無心而得率爾而成也今有人焉不繇學識而能不暇思維而得是可以世之常法論乎蓋瑯山白公之作是已僕昔未識瑯山一日會于鶴林彭徵君座上時飲半酣見其掀髯抵掌伸紙運毫如風中心疑焉旁適有紙數百幅因取窮之隨叩隨響愈探愈深猶河決崑崙注之海晝夜洶湧有聲童子闕坐側墨腕幾脫頃刻數千萬言取而讀之放言高論閎肆詭奇出入三氏籠罩百家有非世俗所能者始大驚異是所謂不由紀律不繫刁斗而博闢千里外者也微

君與瓊山爲莫逆交此集詩文若干首皆徵君手自纂集又親爲審訂去其悲來笑矣之類得四十卷其篇帙浩汗猶如此瓊山自幼能爲文集中有最少作者又好酒任性所作不皆合法度古之文人跌宕不羈之士間亦有是然瓊山非可以是論者陳無已著參寥子說貫體齊已世陋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役終其身不去豈用意於詩者其工拙不足病也自謂余之所貴乃其棄餘則知高人逸士其視富貴生

死猶土苴芻狗不足道也況其區區者乎是直游戲於斯焉爾易風行水上渙蘇氏曰天下之至文也言其得之於無心而成之於自然也後欲觀瓊山之文與其求之此集不若往謁風與水而問焉當思過半矣瓊山或號海瓊一號紫清揚束山呼之爲白逸人云端平丙申日長至文林郎新鎮南軍節度推官潘枋敘

南極老人臞仙序　正統壬戌

白玉蟾海瓊摘藁十卷　明刊本

宋白玉蟾撰

唐胄序嘉靖癸巳

翠經室外集曰重編海瓊白玉蟾文集六卷續集二卷宋葛長庚撰按長庚字白叟福之閩清人七歲能詩賦父亡母嫁棄家遊海上號海瓊子至雷州繼白氏後改姓白名玉蟾傳以爲仙去所著詩文集凡四十卷具詳事實中此本乃明正統間南極遐齡老人臞仙重編前有宋端平時推官潘枋原序及嘉熙元年耜所書事實一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是集臞仙序中述及玉蟾有上清玉隆武夷三集內未入者皆收

之今重新校正定爲八卷附錄一冊及霞侶奉
酬之元簡仍綴諸卷末而壽諸梓以永其傳焉
臞仙乃明太祖第十六子寧獻王朱權之號博
古好學凡羣書有秘本莫不刊布著述之富一
時無有及者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六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詩集五卷　舊抄本

宋羅公升撰

當吾從水心翁周旋時翁髯亂孿栗行酒姿玉雪意儒雅雖眉間英睿已不可遏而豈敢望其即科第為當世之用哉盛時不載家國全陷時翁起孤童變服馳逆旅塞外犯大寒暑復故

物如內府乃歸吾閩其能事雖甚可喜顧然當廢學已久矣別十三四年再見冠帶長身風度儼若出詩袖間如編背大篇汗漫小語條達豈亦如一日千里可以馬上幾得識之未終卷篇篇逼人有非書生窮研筆力所能及者蓋其天性雖明左旋右抽有非區區學步所能者比使後死所見事事若此亦復奚憾於此而不用吾情烏乎用吾情詩非難事前此所以極力而不得其要者由其情性或近或不近邀晚唐者之氣骨附江西者少意思必得其發語通明不用

一事而亦無一字無來處就之不可卽縱之不可尋是在能化時翁棄其所長勉其所不及則吾將自以斯言爲過好爲之好爲之水心翁前宜春教吾同舍也死丙子之六月廬陵逝民須溪劉辰翁序

顧氏手跋曰滄洲翁名公升字時翁吉之永豐人大父開禮宋咸淳間由胄監登第授袁州教授尋改武岡德祐丙子文丞相開督府于閩廣號召天下勤王辟開禮知縣事授安撫使後兵敗被執不食死節卽辰翁序中所云水心翁也

滄洲少有才畧以軍功授本邑教傷大父死節傾貲北遊燕趙與宋宗室趙孟榮諸公圖復宋祚知勢不可爲同經錢塘江作丹青壽以自寓今藏集中餘亦多感慨語永豐志云尚有石初集則未見也滄洲有彌宋亡亦不仕元父死于寇處墓號泣不御酒食肉者七年盡孝義萃于一堂於乎於以見宋之能養士也癸亥臺日書于京邸吳門顧俠君

潛山集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釋文珦撰

須溪集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劉辰翁撰

須溪四景詩四卷　抄本

宋劉辰翁撰

蘭臯集三卷　抄本

宋紫陽吳錫疇元倫著

蘭臯吳君元倫以吟編三十首見示予讀之如螢光水上下林影月高低簞瓢自鐘鼎風月即勳名草色迷幽徑禽聲出晚山高斧明落日危石響幽泉此五言之佳也輕薄楊花芳草啼淒

涼杜宇夕陽山以詠晚春幽夢長隨　月上寸
心難逐片雲遊以和友人見寄清風千載梅花
共說著梅花定說君以題林和靖墓此七言之
冷也至題友人幽居小檻秋窗九日與漁父閒
鷗等作皆全篇有思致以三十首之詩而句妙
已如此他可槩見已始予每念竹洲先生以文
章行義驚動一世豈無有能繼家聲者近歲逢
原以詩鳴實先生曾孫今謝皐又先生之孫吳
氏世不乏季子矣雖然未說因風翻柳絮須看
雨月上梅花非先生雪詩乎人家深蔽樹野水

閣浮空非先生弋陽道中詩乎其在邗城與客
夜坐蓮且詩曰淡月微雲對倚樓無聲河漢白
西流高城忽起梅花弄散作晴空萬里秋其以
烏紗巾餉客詩曰落托烏紗整角巾已將清泚
滌京塵請君便灑淵明酒醉後從他雪滿簪詞
意清新而豪氣勃勃不可過直與坡杜相周旋
一洗郊島之寒瘦真可畏而可仰也敢爲蘭皋
誦之消祁九年五月望日竹坡呂午書
予常於何人卷中見左史公稱說著梅花定說
君之句不知其竹洲後人也蕭王愷之珊瑚扶

疎二尺美止此矣比哭君過予厓下出其寶則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燕末成家寒食兩人如中酒落花風者倘多也予其愈之毋使豆粥非鼇為帳下兒所笑彼豈誰那得與君爭長鼓蘇

甲寅十月既望秋厓方岳拜手

蘭皋稱多奇何信如秋厓翁所謂珊瑚三四尺高者六七株然予嘗假王愷矜華誇一時而為如意所折遂至恍然自失使予為愷當復碎崇所示而出吾穀粟絲麻之富以誇之夫穀粟絲麻奇不如珊瑚而吾欲以此誇彼何也此適用

而彼則玩而已豈能為此論祟又嘗恍然自失
惜豈不足以知此觀蘭皐歷卷擬古深得此意
而卷中感慨之作又多匪徒珊瑚之玩也苟類
是以求詩則嘲風弄月無補世教雖奇抑末矣
君如不信其歸而問諸竹洲咸滄改元正月梧
岡程鳴鳳拜手敬書

晦翁言詩以三百五篇爲根本翁詩爲中興冠
冕豈劇目鉥心有意於詩哉本深而末茂實大
而華榮也竹洲亦然節行事業之外詩文超軼
絕塵宜鳳毛之世美也竹坡摘蘭皐五七言佳

句而已竹洲吟咏妙處勉其進審言之有子美子既見之矣滎陽之有東萊豈直以詩鳴而已哉嗣德有繼將不一書咸淳辛未仲秋浚儀王應麟題卷後

曩見馮深居言舊客海甯之魚亭枚舉吟社起自竹洲之客汪柳塘以下二十餘人一時雅集不減山陰余生晚學後僅及事竹坡呂公其序竹洲諸孫蘭皐君之詩實目擊之私竊謂曰此客壑通人俛仰三十年憂患來歸依然倦翼故林之喜吳君袖新吟過余鶴立秋清今猶昔

也讀徵至山居雜言憮然曰浸近平淡矣誠齋
老子每官每集每集每變每變每進蘭皐嗜詩
如嗜炙世間利達事不入其心予知君之進于
詩未艾也他日相逢珊瑚扶疏高三四尺端不
止如今詩之所觀咸淳七年重九陸夢發書
余年二十餘以詩遊于竹坡秋厓二先生之門
二先生喜稱道蘭皐與元倫佳何說着梅花定
說君坡喜之人如中酒落花風厓喜之坡今仙
去二十餘年厓亦十餘年而元倫年六十余亦
四十七矣細讀摘稿如泉幽影照清者余擊節

喜之幽淡靚深有賈浪仙之風而人世如無夜勞生事更繁亦古人所未道昔者山谷喜宛丘漱井掃花之詞誠齋謂後來全集別有天珍恨山谷未見余於元倫亦云蓋披厓所見者元倫中年詩而余所見者又有晚年詩元倫進而余不進則余之老矣可嘆哉咸淳九年中秋前一日业人虛谷方回敬書

柳塘外集四卷 舊抄本

宋江西饒州薦福寺沙門釋道璨無文著

張師孔序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馬廷鸞撰

四明文獻集五卷補遺一卷續補遺　舊抄本

宋王應麟撰

秋曉趙先生覆瓿集八卷　舊抄本　因樹樓舊藏

宋趙必𤩪撰

南風不競炎德既替三后之姓於今爲庶茂茂無聞矣揭來東邑有客舉以一二詩夸甚問何人作曰宋有宗子秋曉先生詩也遂從其子艮麟得全帙觀之清新閑雅飄飄然有神仙風

致予謂一歲之清氣在秋一日之清氣在曉趙俟以是自名使君於此不凡矣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則其人其詩清絕也固宜客又曰秋使節人也因爲予言其平日出處大抵誠非常人之所能企及嘗槪戰國群公子如孟嘗春申輩裘馬輕肥以豪俠相尙彼知節爲何事不足稱也屈原楚公也忠愛寸忱拳拳焉以維翰維城爲已任離騷一經忠貫日月千載而下聞風興起豈徒取其文而已趙侯二十擢高第居官有能聲年甫三十而宗國隕矣卽辭職不仕放

浪山水間長謌短吟寫其憂憤而終身焉宋亡未十年予自楚而燕見夫內而金馬玉堂之署外而閭府州縣之間往往皆宋宗臣近就本支百世之義略不暇恤聞此可心愧死矣吁公之文學使在前朝盛時則校書天祿揮翰金鑾固不在劉李下宗國殄瘁而人云亡可慨也先儒謂宋有宗袞而無賀白公之文固無遜賀白凜凜高節又豈賀白所能企及哉諸郎競爽振振詵詵克紹先業節義之報也丑山零落往事莫追西山朝來爽氣固在秋曉之高風清節如乾

坤清氣在穹壤間百世不可泯也詩文云乎哉
皇慶改元歲在壬子夏五既望袁中郭應本居
仁序

唐宋以科目取士凡習舉子業者率多留意於
場屋之文間有兼吟事之長者吾見亦罕矣東
廣道秋曉父子同年擢第奉常其工於決科之
文可知已梅水村補秋曉殘稿集見示試取而
觀之大篇短章各有思致至於上下世變詞多
感慨尤有楚騷杜史遺態讀之令人三歎是不
但工於文抑又工於詩矣噫斯人吾不得而見

之矣猶幸而得見其詩是非孟氏子尚友之意

歟於是乎　柔兆涒灘歲孟秋朔吉東嘉貧山

林永年題

吳覲序　宣德壬子

陳向庭序

閩風集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舒岳祥撰

秋堂詩集三卷　舊抄本

宋國史秋堂柴望撰

詩莫盛于唐尚矣唐之詩蘇許陳宋肇其源高

岑王孟繼其流嗣後彝彝迭出爭相軋勝非不傑然皆名家也然言唐詩者類以李杜爲稱首何哉蓋天寶之間國事顛覆李白少陵目擊時艱激烈於心而託之辭直述與致迫切情真其間雖出入馳驟於烟霞水月之趣而愛君憂國其所根柢者居多是故上參天道下植人紀中扶世道風雅以後不可少也二家以後言詩者吾蔵焉西崑香奩纖穠妖冶之音作於是抽黃對白掇花拾草者寖以昌焉詩道於是乎亡矣

嗟乎其孰知詩者哉余讀宋紀宋國史詩集而

知詩道之有在也公詩秉于忠義而攄于危迫摛詞琢句勁語音律雄豪超越如天馬之騁空瀟灑清揚如春花之映日就其所造之深直能卑視近代而與唐之諸名家相上下矣至其詩之所以至者則又上探李杜之精英而性情法度不啻自其胸中流出蓋雖聲氣所種各自為家而其志之所之則皆出于時事之所激而倫理之所關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也誠以宋之季視唐之天寶為逾危而公之所遭逢于麥秀黍離之思為尤恫焉宜其發之憤且惋也然則公

之詩豈可以淺覩之哉知公之詩者要當知公之心則李白少陵不是間矣予過江鄉訪公遺跡公從姪季武出公集若干卷祈余敘表章公高義又念季武之請因遂書之公詩有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在公生時已盛傳於世兵燹日久散逸不亥茲錄其遺存者若此云至正四年七月既望襄陽仲弥敘 明天順刊本

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

宋方逢辰撰第四卷逢辰弟逢振撰 後附詔勅及贈䘏詩文爲外集四卷

錢溥序 天順七年

毅齋詩集別錄一卷附家傳一卷 明刊本

宋徐僑撰

十一世孫興序 正德辛未

龔永吉序 成化五年

郁珍序

孳經室外集曰毅齋別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卷端有正德辛未十一世孫興序一首云先世文清公號毅齋嘗從東萊晦菴相與倡學於婺其所著有讀易記讀詩記詠文集等書以之格

君必淑後學羽翼吾道有補於世教也尙矣云云考之宋史乃徐僑之詩也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早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端平中官至工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淸僑之學以眞踐實履爲尙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宏益爲多乃理宗時之名臣不以詩名然無講學家習氣頗近江湖詩派興序又云有文集一十卷遭回祿煨燼今世無傳本矣

蕭氷厓詩集拾遺三卷 舊抄本

宋蕭立等撰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脉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徵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氷厓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刋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跫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信之弋陽疊山謝枋得君直于龍

虎山敬題卷後

羅倫序　成化壬辰

九世孫敏跋　弘治乙丑

揅經室外集曰蕭冰厓詩集三卷宋蕭立之撰立之甯都人字斯立一名立等號冰厓登方逢辰榜進士仕至通守歸隱後自放於詩大旨宗江西派宋詩紀事嘗採其詩此三卷僅有五七言古體五七律及七絕乃其九世從孫敏所訪求而得者其原跋稱向有詩集二十六卷然則立之詩佚者多矣此集雖僅存什一但明羅倫序稱其納交吳氏艸廬見知謝氏拱山是詩以

人重一鱗片羽亦可珍貴云

衛秋聲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衛宗武撰

始余爲行臺御史道松江會九山衛公洎其子謙饞一杯而別後十年來牧是郡訪九山墓宿草已六白矣謙出公秋聲集求序許而未作又旬歲屬者暇愈少請愈力因思古今騷人多寓意秋聲中由宋玉九辯而下如李太白有紫極宮何處聞秋聲詩劉禹錫歐陽永叔有秋聲賦率皆悲時之易逝嗟老之將至狀其淒清蕭瑟

而已今九山之集取名雖同而實又有所不同者昔在眉祐間公起喬木世臣後班省闥鎮藩輔無施不可此時不獨無此作亦未嘗有此聲也及時移物換以故侯退處於家不求聞達舍大篇短章何以自遣盡心非言不宣言非聲不傳是知聲之秋即心之秋心之秋即江山之秋江山之秋即天地之秋也聲無窮秋亦無窮彼觀是集讀是序見山谷所云末世詩似候蟲聲使為誠然正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豈真知公者乎九原有靈或聞斯言公諱宗武字洪父官

至朝請大夫九山其自號云至元甲午重九日
張之翰序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宋牟巘獻之撰男應復編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其道以有傳然古者文以傳道後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託於文以達之道若斯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貫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孟是也後世不必皆以其道亦欲爲文以自見道若斯文不若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

也然則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溯乎中不得已而有言文斯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而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篇書不在中庸孟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實之而已矣西漢之文道雖不醕大畧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餘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何子固數子者其忠義直諒磊磊落落行以自顯於世而其文亦可相爲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步驟蓋亦無媿乎數

予然予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亞輕下此猶榮華飄風而畢一世之力而爲之者識也故元初陵陽先生牟公𪩘博學碩德爲時名卿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源出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深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馳而其實則有道之者焉天下後世當有慕其人而愛其文誦其文而想見其人者矣端學自史院歸田於鄞公之次子浙東帥府都事應復

景陽甫在鄧出公詩文若干卷將錄諸梓屬端學序引自惟庸陋生晚於公無能爲役其敢贊一辭然一嘗登公之堂而識公之面亦嘗誦公之文於學者所傳且得交於景陽悉觀公之著述非幸與敢附一言以識予之幸若公之德業文章則不待贊也至順二年八月朔從仕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序

先父提刑性簡易啫學問自蜀來當盛時文獻之傳先光祿存齋翁清忠大節鍾一世公在侍傍贊助居多人謂存齋有子矣紹得嗣志

敭歷踰二紀所至以廉靖仁厚稱理宗訓辭有
曰爾名臣之子漢人所稱家之珍寶國之英俊
者也至元丙子卽杜門隱居几三十六年年八
十五以終公少年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
有過人者子弟爲謄稿輒笑裂去晚歲筆力愈
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鄉慕拜謁求
文詞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作而應復宦游
四方且留京師又不獲抄錄深懼泯軼無以承
先緒近數年來得官吳會間始遂悉心裒輯僅
若干卷十未及其一焉應復所知如靜軒閻平

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士贍張左丞其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本然與其上存今類成二十有四卷敢鋟諸梓俟有所得尚續刊之至正 年 月朔旦男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應復百拜謹識

湖山類藳五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附宋舊宮人詩詞汪森手抄本

宋水雲汪元量大有行吟須溪劉辰翁會孟批點外集 國朝汪森輯

杭汪水雲以布衣攜琴渡易水上燕臺傳其時爲太上皇昭儀鼓琴奉匜酒又或召文丞相銀鐺所爲之作拘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縶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淸夜釋羈旅耶何其辭之至此也琴本出于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寫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如出乎人間落乎天上殆泊與淡相遭而卒歸

于無有其亦有足樂耶歸江南入名山着黃冠擁槁梧以終又起而出乎江湖遁者名人勝七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悲恨歎無不有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蹟凡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解其發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余蓋不忍觀之孰不游也以琴遇少琴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計之而不勝其壹鬱也則復使之進琴焉廬陵須溪劉辰翁會孟書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于幽燕之邸祖出

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于子長之游嗟夫異哉乃爲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絃北風其凉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之淵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百五日廬陵文山文天祥履善甫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余且臥病強欲一起迎謝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稿求予爲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潸然淚下又讀至醉歌

十首撫席痛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余病復作不能為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

余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為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隴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晚節閱見其事觸筆直情不肯為婉變含蓄千載之下人聞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為悲咽正平操撾聽之者三鼓似無聲韻唬水雲之詩眞能使人至如是至如是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慨易水

之分則水雲續集余尙能無慼能無喜古肝義
山周方方叔
讀汪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
人善琴常以琴事爲樂及王昭儀暨國亡親見
蒼黃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
可具道留燕日久尙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
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爲靑塚存者爲
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紇千山頭之歌水
西流朕東上之歎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拔
史冊尙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寫爲詩幽

憂況痛殆不可讀令君已入名山作黄冠師飄然與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君悲也及爲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嬰兒豎子採樵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泫然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孟嘗君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況余亡國賤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泫焉承臉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爲先生鼓之何如余拭淚而謝之曰止止廬陵青山趙文儀可

往時讀泣血錄爲之淚下因歎德佑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予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稾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開元天寶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耶留詩與後人愁耶可感也

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尾云天地事如

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山吉人

鵲田李珏元輝

汪森後序 康熙二十二年

湖山類藁五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亾宋舊宮人詩

詞 舊抄本

宋水雲先生汪元量大有行吟須溪劉辰翁會

孟批點外集 國朝汪森輯

劉辰翁序

文天祥題

馬廷鸞題

周方題

趙文題

李珏題

汪森後序

水雲詩一卷舊抄本

宋錢唐汪元量大有著

錢氏手跋曰汪水雲詩雜見於鄭明德遂昌雜

錄陶九成輟畊錄瞿宗吉詩話及程克勤宋遺

民錄者不過三四首夏日晒書理雲間人物鈔

詩舊冊得水雲二百二十餘首錄成一帙然適賢序水雲詩以爲多記國亡時事此帙多有之而所謂與文丞相唱和者槪未之見也惟浮休道人招魂歌擬杜七古體製者今見文丞相集後水雲集劉辰翁批點刊行者藏書家必有全本當更與好古者共購之崇禎辛未七夕鈔完

牧齋記

潜齋文集十一卷附鐵牛翁遺稿一卷　明刊本

宋何夢桂撰　鐵牛翁遺稿何景福撰

徐瑄序　成化乙巳

梅巖胡先生文集十卷 舊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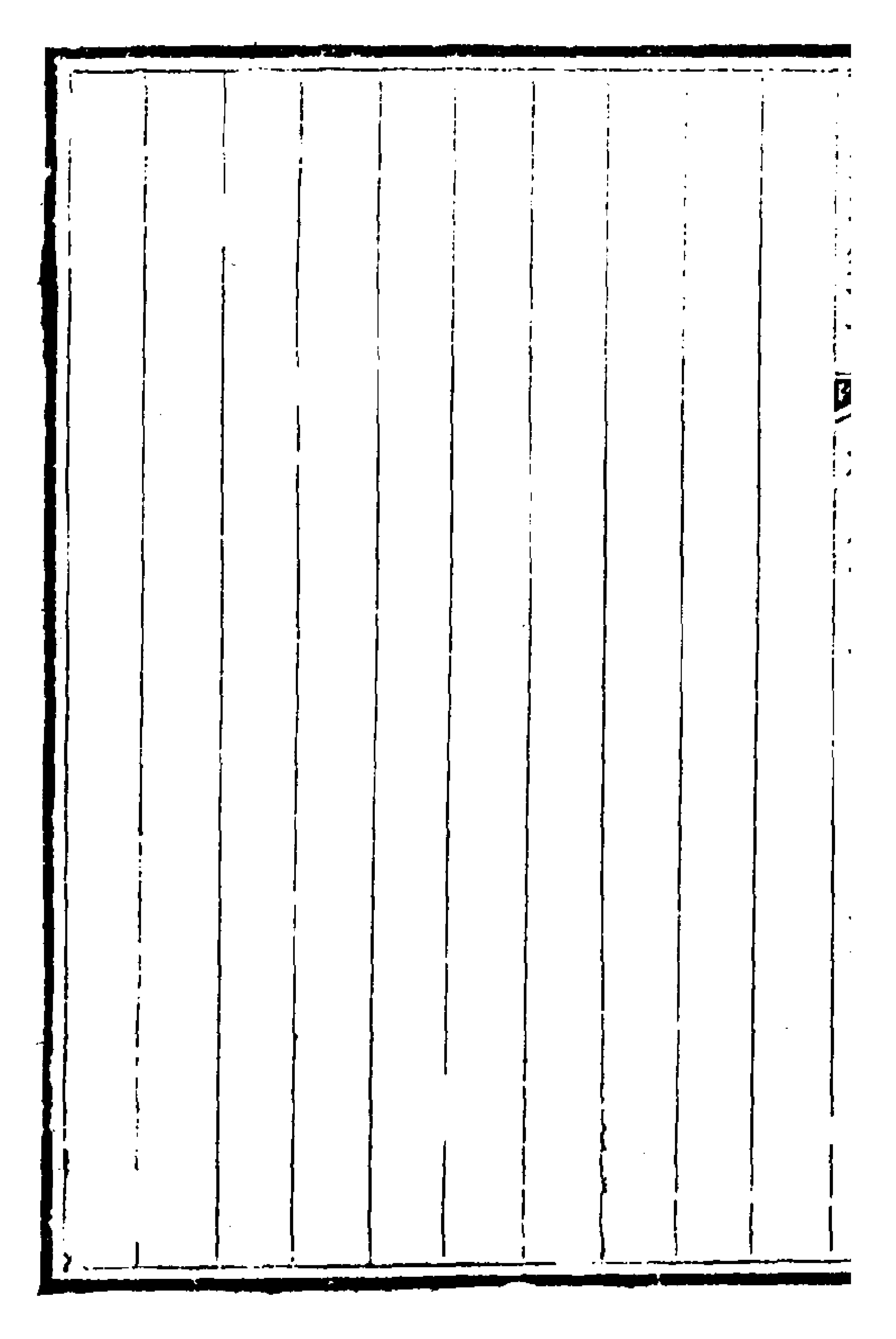
宋胡次焱撰

潘滋序 嘉靖十年

胡濬序 正德戊辰

胡璉誌 嘉靖壬寅

又識 嘉靖十八年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七

史咏二卷　舊抄本

宋蘭谿徐鈞秉國著

見心史咏始周威烈王訖於五季凡一千五百三十首先師之執友見心先生徐公所作也昔侍函丈間嘗聞先生學優而間多慨然有志於天下取通鑑所載君相諸臣疏其爲人大較相

與商略既定其得失從而長言之名之日史詠其義深有功於名敎云用是敬慕欲一見不可得今年春先生之仲子津抱其書二三冊而來既躬覽而識其概竊惟書詩春秋皆紀事之文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權其輕重筆則筆削則削善善惡惡之意白矣書道帝王之政故獨取其善詩雖咏歌之文然被諸管絃傳在人口皆策書所載者况聖人所刪定美刺尤章章亦史之類耳大雅不作王風下降絕筆於獲麟秦漢以還史家類善惡具載莫能予奪無復詩書雜

然紀次欲使後之覽者知所自擇闕致謹之意也然史所以彰善癉惡尚論古今人物苟不能推見至隱誅姦諛之意發潛德之光使是非不謬於道猶爲立言以詔後乎此史詠所以作也今觀是詩分類立名已凜凜乎大義如孟子鄉衍史記同傳今則別諸子於諸儒登豫讓於節義之首名曹丕父子無異於諸臣又如謂漢高爲義帝發喪而宴樂於鼓城孝文惜露臺之百金而不愛銅山之巨萬光武之量不及伯升昭烈之賢過於光武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本非凡

主特迫於大權之已移若此者皆微顯闡幽之意協之於音韵播之於聲歌殆使人詠之繹之自興起其善善惡惡之意於詩書春秋之遺法蓋一舉而兼得矣不圖衰老獲遂夙心猶以不見全書不能盡鄒先生之論爲有餘憾然以類推他亦從可識矣故書而歸之先生諱釣字秉國見心其自號隱德邪仕婺之蘭谿章林人至順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後學金華許謙序

見心先生世來周禮而留意於舊史睹前代遺事而形諸賦詠自周季迄於五代與通鑑相爲

終始陳其善惡風刺昭示法戒而無遺焉爾先生之志亦可謂厚矣抑樞聞之觀於史者必本諸經經者所以權衡以理事爲之衷者也不本諸經而徒觀於史其於善惡得失又將安所取衷哉先儒謂善觀史者若能吏之治獄傳猶成案經猶律令也先以成案處議而以律法決之則十不失其一矣今先生既留意於史而能一本於經宜其事理粲然目擊而備若獲人之爲滁郢人之爲斲同工並用無有不合者矣使昧者爲之則事理喧挐是非眩鶩外之多敵而中

焉之守政復五行俱下萬言成誦罄往古之遺蹤窮竹帛之紀載祇足以備游談資末議其於修已治人之道蓋枵然而已爾先生諱鈞字秉國蘭谿人樞之從舅父也以大父宋汀州使君任為豫州定遠縣尉國除遂不仕家故多書以經籍文史自娛同郡仁山金先生與先生有雅故晚延致之以教授諸子且朝夕惕厲明修已治人之道時其服豫作為賦詠以道前代得失凡若干篇先生既沒其子津請金華許先生序所以作詩之故既備既美矣久之復以示樞俾

中述焉樞義不得讓遂衍其說以釋其義先生之孫機有志於學者也予懼其徒觀於史而不本諸經迺諄復先志以申勸厥衷庶克紹家學以世濟其美始於爲已推以莅人無往而不合者也則是詩之作豈獨以可淹詠資論辨而已哉至正五年乙酉夏四月癸卯從甥東陽張樞敬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古者盛時之爲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興廢施於邦國鄉

人則政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生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於心莫不爲之發憤抑鬱嗟歎而咏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

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盧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跡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金華蘭溪徐章林先生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猶積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記君臣事蹇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揔一千五百三十首命之曰史詠其大義炳然一

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生性情之正有不亾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先生殁已有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其不　謂遂復爲後序遂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不可太博而亦不可輕約今於學者不由先生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於同志其亦以爲

然否先生諱鈞字秉國號見心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至正六年秋八月十日後學黃溍拜序

夫典謨訓誥古先聖王載事之書明善惡示監戒也周衰列國縱橫而亦莫不各有紀事之籍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肆是則春秋之作殆又嚴於紀事之籍矣下逮漢唐歷代之史褒貶去取世不乏人若班馬之傳記習鑿齒之春秋皆以直筆記事未嘗有阿私畏避之辭然

論其寔者不許其辭之詳正其非者必究其情之寔後之觀史者欲由博而知約孰若自約而盡博此先君之史詠所以作也若夫善善惡惡抑揚予奪世道升降人事盛衰觀夫詩則知過半矣先君世習周禮博經史與仁山金先生相友善講論理義之暇慨然有志於史詠原心論迹分類立名上自威烈下至五代明君賢相之治平亂臣賊子之僭竊莫不聲其功罪鳴其正邪截然若刀鋸之裁割權衡之稱量而二十八字之中藥乎其可畏使後人歌是詩而知其至

咏其辭而得其寓褒戒之意殆與春秋筆削之義相表裏偉哉是詩也津幼失所怙汨於事爲而未及鋟梓白雲許先生晉卿黃先生外兄張子良爲序諸前後以贊是詩之美嗚呼史詠之傳豈惟先君有以行其志而前人之美惡昭著後人之敬長常存豈小補哉後之觀詩者亦必有以自警云時至正戊子春二月一日男津敬書

揅經室外集曰史詠集二卷宋徐鈞撰鈞字秉國蘭谿人與金履祥友善履祥嘗延致以教授

其諸子是編卷首載許謙序末有張樞黃溍及其子津後序謙溍並稱均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入爲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此本所存僅三之一止于唐而不及五季即唐以前諸詠遺失已多然意存勸戒隱發姦諛之旨溢于言表雖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重也

有宋福建莆陽黃國簿四如先生文稿五卷 明刊本

宋黃仲元撰

莆前一張四如黃先生爲名進士爲經學老師爲詞章大家數與時爻軒務以經學鳴遭際卑

陵致身法從甫主之談性理者率皆其徒二劉後人則有若樗庵翁以詞章著穆陵谷之厚甫雨制躋文昌甫主之工詞章者多師之若四如翁則瓜山先生之嫡孫行家庭師友究之經學邃矣演迤而爲詞章汪洋大　若記序若碑銘若題跋蒼然之光淵然之色未嘗求合於古也而制雖未嘗務去陳言也而意新未嘗求異於人之說也而自不能不異蓋以詩書禮易春秋爲之本而旁推交通若國語之傳離騷之幽太史公之潔無不備焉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

謂如者也遯世屏居屢屨常滿使其逕　則旃
屐扉亘蓋先生務內物惜乎兼經學詞章之長
而卒不施宰物者孰從詰之哉吾又觀於莆有
夾漈鄭漁仲先生白首窮經尤精於史學鄉也
雖以布衣召而終老丘園爲可恨四如翁不爲
文稱之顯甘同漁仲之晦然位雖不顯而書則
傳身雖晦而名則彰遁志之行夾漈之顯也文
集之傳四如翁之顯也士君子患無令名之難
窮達顯晦不足計也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公之子子才學世其家而文彪於時今爲長汀

郡幀以翁與予咸涫辛未歲聯榜帖粹翁之文若干篇將鋟而傳之不鄙囑予敘予於翁何能爲役辭不獲命乃喟然曰翁之文傳則湛輩亦托不朽幸也遂忘其僭而爲之敘云元至治三禩清明後一日前進士清源傅定保書

夢筆之事王元琳江文通紀少瑜李太白輩也史不絕書異哉四如之夢是筆也寔授於孔子覺而珍之曰夫子之筆旣絕於獲麟矣而又子授豈絕者將使之續歟夢筆記成持以示僕惟君平素講明於麟筆後有感於二千年間世運

之變嘗欲稡會溫公之通鑑康節之經世晦翁之綱目南軒之紀年東萊之事記拆衷而爲一書蓋志在春秋久矣思慮之極通于神明君之夢孔子猶孔子之夢周公皆其思之所存也夫春秋編年之書年必書王者所以明其大一統之義然二百四十年一周正也王綱缺裂世道分裂泮合禪仍班班見史漢唐得國近正猶可以統書外乎是有以勢力而帝天下者秦隋之類是也有以虛名而帝天下者漢少帝孺子嬰之類是也有以女主篡臣盜賊夷狄而帝天下

者如呂武莽懿後梁後唐之類是也其事皆存
秋之所未有使吾夫子見之將誅絕屏黜之不
暇是區區者奚足以言統而諸儒論載有所不
容廢焉大抵則以年相次以統相承統之者不
能皆漢唐也雖各持一說求以通之卒不免於
扞格竊謂秉春秋之筆難續春秋之編尤難必
也用春秋經世之法變春秋編年之體庶幾其
可通乎皇皇先聖夢寐臨之亦既覺悟君之心
矣何嘗成書僕願自附於徐無黨於君用意深
處而爲之注釋焉咸淳甲戌年宗簿余謙一譔

嘗從客授莆陽獲從監簿四如先生黃公游
熟其議論凡天地萬物萬事之理古今治亂與
亡之變若江漢之滔滔莫詰其極而其文閎深
高古精義入神好作一字二字或三字四字句
勢迫曲禮檀弓不遣不止蓋其學上接艾軒樂
軒網山諸老之傳言言根據字字淵源汪洋奇
崛自成一家近世作者誠罕及也爰擢高科宦
轍所至如吾鄉古心江公廬陵須溪劉公皆一
時文章宗伯莫不傾蓋願納交焉則其他名勝
從可知已更代以來斂戶掃迹教授鄉里立雪

講下者誠多奇才今三歲大比巍科豐出有自
來也嗚呼貞元朝士不可復得矣以公之學雖
不及見用於當時而隻字片言流落人間者直
足以淑後進而範將來其功豈尋常誇一時沾
一名者之可擬哉僕揭來延平甫一載公之子
子材適赴汀蘇而其孫喬年又來爲延平錄遡
返道舊且出公生平所著文若干卷俾僕敘其
顛末僕非才何足以當之追維別公幾三十年
而僕亦老矣思芹泮之嬉游懷詠觴之酬酢風
廊燈火其話短長猶一日也壺山在眼獨無情

乎姑勉敘疇昔交情之舊書其後若夫公之高風雅操與夫雄文巨冊自有燕許大筆發揚鴻首且將鋟梓上之太史氏備采錄云至治癸亥秋九後學廬山曹志謹跋

夫文以氣爲主氣以理爲主理何在聚於書氣無形麗於理主之者誰歟曰心也文者心之聲也不主乎此則奴乎彼矣天地間惟氣與理亘萬古而長存凡天地陰陽四時之運日月星辰河漢之光此氣也其所以妙變化而神出入現光怪而發精華者非自然之理乎一以貫之文

其形而下之器乎孔子元氣也文章可得而聞者贊易刪詩定書修春秋而已曰作則未也文歟理歟孟子英氣也自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觀其七篇浩博而豪肆文歟氣歟後之立言君子舍孔孟奚主哉莆陽自艾軒後以文鳴世者不少以理爲文者吾得一人焉黃四如先生是已先生抱道藏器戴仁履義不偶於人而達於天立言以垂後肆筆而成文此風行水上之文也惟其心孔孟救時之心學孔孟明道之學由體達用著書滿家嘗誦其諸書講義詳

明似經解記筆森嚴似檀弓銘筆奇崛似三傳皆充其剛大配義之氣而見於嬉笑怒罵之間特緒餘耳徒文乎哉余以年家子不及拜公牀下從書賈先生借一帙得寓目焉他日編帙彙成獲見其大全又一快也非敢曰觀止此矣他不敢請敬識大概附於卷末至治後學三山陳光庭拜書

吾翁四如先生生平文章自問學中來嘗謂學文難學古文尤難退之子厚正正奇奇自出一家機軸然韓柳而上更有人在六經之文文也

又謂爲文不在多一須了俗倫多乎哉晩歲杜
門讀來世書遠方士友來謁文者戶屨常滿酬
應宿諾迄不膽稿僕東西南北不及時侍筆硯
側八袠有二山木頽壞片紙流落矜佩寶惜親
友家收拾遺文堇堇未滿百篇傳人傳書此擔
甚重宦學宅鄉巾篋自隨今又十年餘矣朝夕
思所以傳而困於力山城公假督兒繕寫亟遺
鏤板不惟思所以傳者遠而又欲廣其傳異時
擕書歸里搜訪裒稡當爲續集與四書講稿經
史辨疑並行庶人與書俱傳而未艾也翁名仲

元善甫字耶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舉辛未
進士第景炎德祐後名淵字天叟號韵鄉聱翁
彥安又晚年别號云府至治癸亥立秋日男將
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百拜謹識

宋濂序洪武八年

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　明抄本

宋林景熙撰

方逢辰序

章祖程序

鄭僖序至元二年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 舊抄本　汪何庭舊藏

宋熊禾撰　鰲峰後人編

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爲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關世教其末歟求其眞才實學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第輔氏講貫聖經賢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司戶參軍時四方繹騷道梗不

起及宋社既屋遂隱于雲谷創鰲峰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稿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稿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鰲峰嗣孫熊渕家藏遺稿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爲八卷傳諸家塾二世孫斌判惠之博羅慨念先世手澤重加考訂務梓以傳求予序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捧誦再三不能釋手夫有命世之大賢斯有及門之高弟先生生

文公考亭𨵦里雖未及門受業其眞才實學著
書立言實有功於文公也惜乎遭宋叔世不能
以竟其藴乃時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其
遺書尚存嘉惠後學于以立綱常關世教紹統
緒續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豈顯晦用舍足
爲先生輕重哉矧逢聖朝崇儒重道列之先賢
祀之學宮亦可謂無負先生之功矣斯集之傳
若星辰麗空江河行地遠而彌光久而彌芳不
可以時文例論顧予何人而敢僭序先生之文
耶然以判簿公之請不容辭故序其大略如此

判御公讀書善吟清愼詳雅民咸悅之蓋無忝
先賢之後云大元至元十七年三月吉旦資善
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敎領
太史院事河內許衡謹書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 舊抄本

宋熊禾撰 鼇峰後人編

孫耕閒集一卷 舊抄本

宋孫銳撰 元趙時遠編

天下有豪儁自喜之士不齷齪於世故而肯與
筆墨爲緣雖鋤雲原外春雨當犂皆能以跌宕

風雅鼓吹元韻其人必落莫蘊藉相忘於箕潁之天者也其文亦必清明溫栗自達於漢晉之前者也不溯黜畔有隱君子焉息迹南畝肩挂杖杖挂瓢瓢中詩卷嘈嘈有聲或高歌野外自比再世接輿漢陰老人嘗欠躬訪之居然有道氣象爲耕閒先生當宋末造兵荒洶洶先生應詔貢譽髦士親臨軒對策卓然爲多士冠冕从之成進士僉判廬州會胡騎長驅吳越望風納款闖蟋狂吠之徒猶駭寢聽先生嬰然起曰時事尚可爲哉即日謝命歸里與一二漁父農

夫往來湖上輿到輒對酒嘯咏不勸蓋古淵明摩詰者流不以富貴動人而所得全于五七言者多也先生名銳字穎叔別號耕閑老人祖炳有潛德父堙以布衣與討虜功擢秉義郎文集累若干卷多散佚不傳予忝世誼知之深因搜輯其遺稿或扇頭或壁上或蠹簡鼠穴裒而成編得數十首後之人覽斯集而先生之梗槩從可知矣至元十八年辛巳七月漸磐野老趙時蓮撫近父書

古逸民先生集一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宋婺源汪炎昶懋遠撰

鮑氏手跋曰古逸先生詩文僅見於新安文獻志寥寥數篇而已是集藏書家未有蓄之者吾友錢塘姚君古香得之親串亂帙中予首借抄之好事者因爭傳錄杭城遂有數本未幾古香以暴卒使先一年此書無從蹤跡矣然則雖謂古香不死可也古香名瑚藏書多祕冊與予交最善然僅及三年耳卒時年止三十餘惜哉嘉慶甲戌六月六日通介叟識於知不足齋時年八十有七

黃氏手跋曰辛未三月初游嘉禾遇滌飲鮑丈於雙溪橋下晝則同席夜則聯舫縱談書林舊聞亹亹不倦眞快事也越日同至本立堂書坊取其家抄傳祕册贈余得古逸民先生集一卷精妙絕倫他日珍之當不減汲古鈔本矣復翁

揅經室外集曰古逸民先生集三卷宋汪炎昶撰炎昶字懋遠婺源人幼有奇志於書無所不讀鉤深探賾洞極淵奧其學原本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宋末嘗從太學生孫嵩元遊遂不仕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爲古逸先生得年七十有

人其門人東山趙汸為之狀而金華宋濂為之銘皆極力推重此本詩一卷文一卷附錄一卷為近時藏書家所罕覯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之作五卷蓋與趙汸所作行狀相合此則係後人所編輯非當時原本然詩文簡淨古穆具有法度非明人叫囂者所及元代文章道上實源於此則猶有宋季學者之風也

古梅吟稿六卷舊抄本

宋新安吳龍翰式賢甫著

閩吳君式賢詩句老而意新妞之雋永殊非荀

所闢其閑屋讀書孜孜忘倦經傳子史靡不窮心所以啓其釁端者有自來矣雖然學所以修身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德裕于身則措諸事業光明俊偉豈曰能詩而已式賢勉之誦齋

程元鳳撰

佩韋齋文集二十卷 傳抄本　潁川吳氏舊藏

宋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撰

文者道之用也天地間惟道可以立國惟文可以經世儒者一身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而可以徒文哉唐宋以來文章大家數不爲少矣其

立言之卓然不可泯者惟韓柳歐蘇最著柳固
不敢望韓蘇之於歐亦未易同日語過江來朱
真粹矣同甫正則一時擅名江左取節焉可也
南北混一以文鳴世不過數家其間卓然能不
悖名教有補倫紀者亦無幾焉余於佩韋先生
俞公之文讀之未嘗不三復擊節使人流涕太
息不自已也公平生文多不留稿令子庸㝢集
僅得詩文五百二十二首釐爲一十六卷不逮
貽書且述公遺命曰吾詩文散落友朋間多矣
或蒐輯成帙必求山林隱逸之士爲之序引謹

謝不敢當旣不獲命則作而言曰宋三百年以儒道治世以科舉文章取士逮其亡也錄死節之臣二十有三而文臣居三之二大抵由科舉其選而其表表者讀四書通經博史多自洛建門庭中來風聲氣習漸涵演迤百餘年間詩人文士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一言一詠猶足起人悠然深長思益豐芑菁莪之澤遠矣嗚呼文章何負于人國哉道理散空虛無用之物哉讀公之文攷公之行益以信嗚呼士大夫立身宇宙間時有險易位有小大而其抗志厲行亦

有行止久速之不同尹當任夷當淸箕當囚微

當去孔明非龍𪅨元亮非沈冥要亦自靖自獻

各行其素而已達居事任固有迫于命義不容

已者公舉癸酉進士科猶在下位特以文學負

世重望爲當路羅致方其扐貲軍中爵祿在前

刀鑊在後公獨不撓不懾從容懇款以全其身

一難也身愈退望愈高諸公貴入爻㓶無虛歲

公於此時與則易流高則易亢迺獨處之有道

得以優游餘年終遂其志二難也飲酒諸篇酷

似陶遺懷等作大類子美則其時實使之然公

之詩閒雅沖澹中發揚蹈厲之意存焉其文則論辯閎深敘述詳核忠厚懇惻之情藹如也近律駢儷亦皆典則精緻原其所尚體要則關涉綱常造次道理又不可與尋常詩人文士例論矣宇宙神交志同千里若其肝鬲道同千載若合符契況世之未久乎余亦癸酉進士蓋親歷而知之者也公之學以六經語孟爲本雖史傳百氏之書靡不該洽而必以此道爲之指歸論古今事得失人物臧否皆有折衷輯聞四卷學自格物致知者誠不可不於此有攷也紫陽方

侯亦以文名與公交游最久嘗序公集載其遺事如作傳然且以能保晚節而心服之公之爲人其所謂表裏一致終始一節者與語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先生其有之皇慶元年壬子四月既望建安熊禾序

佩韋齋文集十六卷 舊抄本

宋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撰

熊禾序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董嗣杲撰

西湖百咏一卷 舊抄本

宋靜傳居士董嗣杲明德撰

錢唐西湖爲東南偉觀窮騷人墨客技不得元祐間楊郭二子皆以百絕唱乃無嗣音者兩山仙佛盤錯坡老守郡時遊歷幾徧遺跡尚可考南渡後貴臣邸第多在亭館日闢視前此復不侔蓋富盛極矣予長茲地與山水爲忘年交凡足跡所到命爲題賦以唐律幾二十餘年僅逮百首然皆目得意寓敘實寫非但如楊郭二子

披圖按志想像高唐而已搜索奇勝難徧以數與此直據予所見不以詭奇闘勝爲工也薄宦于雩公事簡帆是正完恐故老傳說誠僞不僞將有以蝦蟆方言指下馬陵者或將笑之予伏景物耳不暇恤歲月無情陵谷易變將使百千年後登覽降望于西湖上者因詩有感焉咸淳壬申䏈月靜傳居士董嗣杲書于餘英堂

程敏政序 天順七年

周瀚南陵王序 嘉靖丁酉

則堂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家鉉翁撰

富山懶藁十九卷　舊抄本　吳葵里舊藏

宋方夔著

周瑄序　正統九年

商輅序　景泰七年

吾汶稿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盛百二舊藏

宋王炎午撰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

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爲廢數十萬生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未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門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旣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

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觀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卽王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

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元統二年春中奉大夫翰林侍講直學士同知經筵事揭傒斯撰

論人行事攸舉而稱之者其善爲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爲不可勝數也廬陵王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湻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湻祐之壬子先君常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斲爲文章以見志余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汶稿讀之至生祭文

丞相文作而歎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爲典謨爲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雅爲離騷然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伏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

之際推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来孔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吾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也元統二年春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事歐陽玄撰

鄭元跋 正德十年

王懋跋 正德二年

都穆跋 正德丁卯

劉宣跋 弘治辛亥

吾汶稿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陸潤之舊藏

宋王炎午撰

揭奚斯序

歐陽元序

鄭元跋

王懋跋

都穆跋

劉豈跋

在軒集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黃公紹撰

九華詩集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陳巖撰

仁山金先生文集四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宋蘭溪金履祥仁山著下有愉艮能香山校門人汪夢升陳濟林景熙方逢辰熊鉌熊瑞鄧虎張巖許棐羅願刊等字當是明人妄增

潘府序 正德戊辰

紫巖先生詩集三卷 舊抄本

宋蘭谿于石著門人吳師道選

金華東州佺山蕃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華垂盡處韓昌黎謂凡淸淑之氣盛而不過者

則蜿蜒扶輿磅礴鬱積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其間夫南條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衡之南又自連延東趨者爲括蒼由衢嶺歷大庾至昭武而北趨爲漁梁嶺又自漁梁以北趨者爲括蒼由衢婺望之南山也自括嶺轉而北趨捲東陽江諸源又轉而西峙是爲金華之山陰陽者流所謂朝源顧祖者清淑之氣鍾爲三洞古今多賢輩出於其陽其山西界㶚江而止將止未止之間而洞者又三焉所謂靈洞是也靈洞之右玲瓏清瑩深不可測山欒而林秀石實雲根

之奇不可勝數淸淑之氣可掬也是爲神仙之宅名勝之區高人多好游焉乃若瑰奇之民數千百年以來未聞其閒豈皆隱君子世不得而聞耶或謂生才不于其山之中而于山之外其信然耶不然何久祕而不發也近三十年來始訪得之則于君介介翁父子祖孫家焉而介翁又以其魁岸奇偉之氣發爲淸麗温雅之詩豈非昌黎公所謂魁奇者耶而今吾見之也然鬱之久其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以洩山川之藏者又必有大於詩者矣介翁其益

勉之仁山金履祥敘

紫岩于先生詩選三卷 舊抄本 沈椒園舊藏

宋蘭谿于石著門人吳師道選

沈氏手跋曰于石字介翁婺之蘭谿人也貌古氣剛而善詼諧幼攻杜古高之為人後從王宗稚業詞賦年三十而宋亡遂高隱不出以詩自豪蓋宋逸民也所居鄉名紫岩因以為號晚徙城中更號兩溪集久不傳傳者僅此冊耳同里門人吳師道字正傳元至治時進士為之選次金履祥為之序詩凡三卷內缺一二頁其來已久

不能復補矣乾隆丁亥二月之江沈廷芳志于樂儀書院

勞氏手跋曰此本壬子年收得于知不足齋有吾鄉沈茶䦨䉲訪題字及諸藏書家印記中缺二葉以家本補錄復以近年金華王氏冰壺山館叢書新刻本補中卷末姜換馬一首及此序舊補邢古行云見元詩體要乃集外逸詩也咸豐丙辰二月望春分後一日䕫卿記于秋井秋堂

甯極齋稿一卷附愼獨叟詩集一卷　抄本

宋吳郡陳深子微父著愼獨叟詩集陳植撰

甯極齋稿一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宋吳郡陳深子微父著

吳氏手跋曰兩集皆見於顧氏元詩選經籍志續文獻通考俱不載此集之傳眞幸也乙未夏六月繡谷亭主記

又曰龔集元詩採宣城詩九首此本無陳集附深子植一帙因存鄭元祐墓銘一篇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甯德陳普尙德撰

陳褒序 嘉靖十四年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 明萬歷刊本

宋甯德陳普尙德撰

阮鏜序 萬歷乙亥

崔世召後序 萬歷乙亥

釣磯詩集四卷 舊抄本

宋同安邱葵吉甫著

案此書．四庫未收詳儀顧堂集